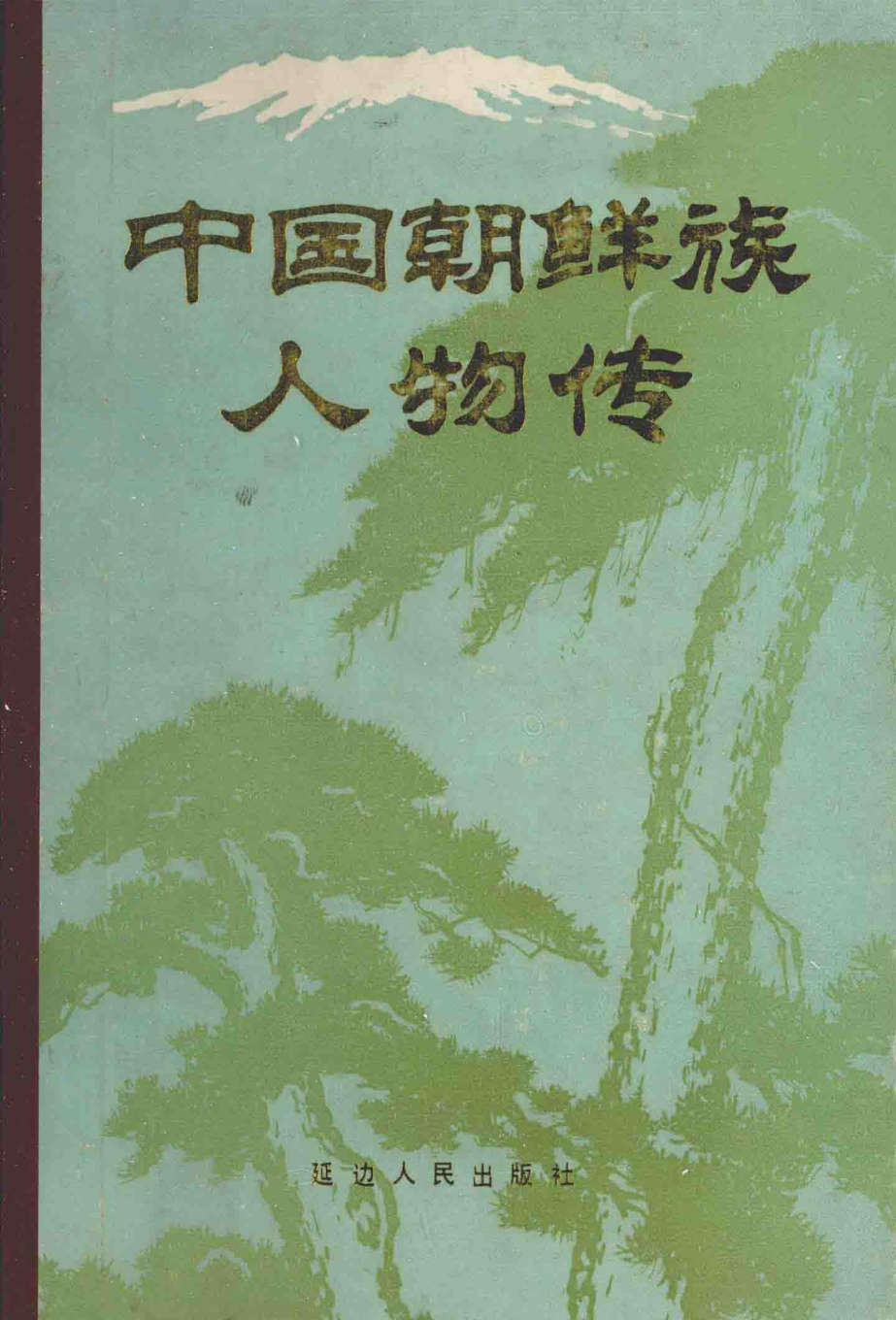




中国朝鲜族 人物传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中国朝鲜族 人物传

韩俊光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文孝

中国朝鲜族人物传

延边历史研究所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印张 50插页 312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8-500-5/K·23

印数：1—1,000册 定价：14.45元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韩俊光
金城镇
鲁朱哲
千寿山
李光仁

金昌浩
鲁德山
安华春
马俊生

前 言

《中国朝鲜族人物传》的出版，不仅为广大读者和史学界以及民族事务工作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而且也是中国朝鲜族人民生活生活中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中国朝鲜族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是勤劳勇敢、富有创造性的民族。他们在漫长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斗争，“二·五”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朝鲜族中的优秀代表人物，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带领群众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许多朝鲜族代表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本书中的人物，既有驰骋疆场的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也有跻身政界的党务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既有蜚声中外的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电影艺术家，又有为国争荣的科技人才和杰出的教育家，实可谓群星璀璨，光前裕后。

《中国朝鲜族人物传》是我国朝鲜族人民珍贵的近代史教科书。虽然在诸多的人物中，有些人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那种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终生的大无畏精神和所做出的光辉业绩，对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激励后人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

神，加强两个文明建设，都将起着积极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以无比崇敬和抚今追昔，缅怀民族英烈、先辈的心情，学习和继承民族英烈和先辈的光荣传统，为实现四化大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民族英烈和先辈的光荣传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申 桧

目 录

前 言	1
✓申 桢	1
朴 英	13
李 光	19
裴治云	25
申 春	31
✓梁瑞凤	37
✓金日煥	45
朴翰宗	52
✓梁成龙	59
李红光	69
✓韩 浩	84
✓申采浩	93
✓杨 林	103
李成林	115
李敏煥	127
✓李秋岳	137
✓李福林	149
✓李铁夫	157
李东光	173

金 根	181
金正国	190
李学福	197
安顺福	210
✓ 金 山	219
柳万熙	240
许亨植	249
✓ 金跃渊	263
✓ 周文彬	273
✓ 朴洛权	287
✓ 韩乐然	295
✓ 卢基舜	315
✓ 林民镐	329
✓ 朱德海	347
✓ 郑律成	365
✓ 李浩源	383
✓ 金 焰	393

编后记	409
-----------	-----

申 桧

(1879—1922)

申桧，原名圭植，字公执，号睨观，别名余胥、一民、青邱，恨人等，来华后改名为申桧。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反日民族独立活动家、民主主义诗人和教育家。

在朝鲜参加反日斗争

申桧于1879年1月13日出生在朝鲜忠清北道文义郡东面桂山里。父申龙雨，系出自世代书香门弟。申桧自幼聪颖过人，三岁即能识字，稍后入家塾学习汉文，熟读四书五经，能缀文作诗，一时被乡里称为“神童”。甲午战争前一年，年仅十五岁的申桧，见朝鲜国政治混乱于内，日俄等列强覬觐于外，忧心如焚。于是一面作檄文，痛斥倭寇，鼓励民众；一面与同窗学友组织同年军，日夜操练，提倡武德，后被当局侦悉，几遭逮捕，但他始终不怠。两年后，游学京师。其时，正值马关条约后日本在朝势力日益膨胀，其侵略阴谋亦日益暴露，而在朝鲜国内各党派又为其私利，兄弟阋于墙，自相水火，大有同室操戈之势。对于这些黑暗现象，他悍然予以口诛笔伐，严厉声讨，公开揭发。结果得罪了地方当局，遂被学校勒令退学。二十岁入官立汉语学校，攻读三年。二十二岁又入京师陆军士官学校，学科成绩屡列前茅，然而对学校当局的营私舞弊现象颇为不满，时加抨击，并为谋求改

革，策划发动罢课运动。毕业后，服务于军界，于某步兵营陆军参尉。

190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胁迫朝鲜政府接受《乙巳保护条约》五款，卖国贼李完用之流则在这血淋淋的条约上签了字，从此断送了朝鲜的全部主权。此时申怪正在故乡，消息传来，悲愤至极，当即联络地方军队，拟与日寇决一雌雄。无奈日寇鹰犬密布各地，其计划终难实现。由于满腹悲痛无法宣泄，愤而服毒以自戕，幸为家人及早发现，得以急救，才幸免一场悲剧。但由于服药毒力过剧，视神经受到损伤，右眼成为睨视，因而自署别号为“睨视”，以示睨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现象。此后他的身体日趋衰弱，但仍奋不顾身，密谋举义，数遭逮捕，经周旋又被释放。此时，忠清义兵揭竿而起。他的家作为忠清大族，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地支援义兵，因而家产被日寇焚烧殆尽。

1910年8月29日，日本勒逼订成“日韩合并条约”，于是朝鲜半岛阴云密布，哀鸿遍野，由此朝鲜三千里江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任倭寇宰割。申怪在其处女作《述怀》一诗中，描绘当时朝鲜亡国的悲惨情景道：“青山非旧日，落木又深秋，可恨多钱客，经营在棺头。”在此暗无天日之际，他痛不欲生，再度服毒自杀，幸为大佛教宗师罗弘岩所救，才免遭不幸。真是求死不得，生又痛苦。尽管如此他仍探求朝鲜亡国之根本所在，并创办学校灌输民族意识，出版刊物鼓吹民族道德，兴办实业为民族独立作经济基础。

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陆，资产阶级革命随时会在中国爆发。申怪弄清这一实况，便秘密来到中国，寻求抗日

救国的真理。这年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辛亥年。

辛亥年春，申铨从汉城出发，渡过鸭绿江至丹东，在沈阳作短暂逗留，再经山海关至清朝都城北京。在那里，得知辛亥革命正在酝酿的消息，甚有感慨，写道：“有泪无言相视久，中华消息倘其真。”在北京他亲眼见到原朝鲜驻清国公使馆已被变作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徬徨中怅然若失，又写道：“行寻公使馆，误到贷金家；寂寂无人问，西边日又斜。”是年，他又经天津、济南、青岛，直奔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聚集的上海。在旅途中，他看到在德国帝国主义占领下山东半岛的凄凉景象暗暗泣诉，见到船舱里挤满“大烟鬼”，痛恨不已。在《发胶州湾向上海》一诗中，他痛斥那些“大烟鬼”的愚行：“尔何为毒物，所过皆灭亡；英市真无道，清人自取殃。毋怪憎之痛，罪盈尔亦知，海牙来日会，灭种断无违。”

到上海后，他便易名申铨，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武昌起义，勇敢地投入了大革命的漩涡。申铨在致武昌起义总司令黄兴的诗中热情地写道：“义鼓一声轰四境，高风十月到中原；日下荧芒无少补，河边马革有哀言。大陆欢呼春布德，青山痛哭夜招魂；汉兴秦灭惟公理，此世谁知沧海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时，申铨欣喜若狂，奋笔疾书：“共和新日月，重开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申铨对辛亥革命是一乃赤诚，忠贞不二。他将民族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孙中山、黄兴等中国资产阶级先驱者身上，并以革命行动使自己成为一名时代的号手。因此，在当时革命军内部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中国有孙文，朝鲜有申铨。”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中坚人物胡汉民、宋教仁等在上海

办《民权报》，宣传国民革命。申怪慷慨解囊，补助该报基金的不足。此时，清廷及日寇驻华领事悬赏缉拿申怪甚急，于是他暂避于法租界。俟后见亡命来华的朝鲜反日志士日渐增多，便发起组织“同济社”，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机构，社员达三百余人。申怪在《壬子秋寄南京同志》一诗中，将同济社的革命宗旨形象地概括为：“沧桑今几日，痛楚已三重，徒语皆虚事，实行方有功；江山何处去，风浪我舟同，济济青衿壮，星星白发雄；宛在伊人者，篙师又舵工，一心登彼岸，於起此声中。”除同济社外，为联络中朝革命志士，增进民间友谊，他又发起组织新亚同济社，该社有中国国民党的先辈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唐绍仪等知名人士参加。在这些友人中，申怪与陈其美、宋教仁相知尤深。1913年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闻讯，申怪悲愤至极，绝食三日，并聚集若干志士，召开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国民党先驱者殉难。接着陈其美又被刺杀，他不顾当时上海环境险恶，竟首赴陈公寓所，抚屍痛哭。时陈公遗体尚未收殓，血肉模糊，满脸枪痕，惨不忍睹。申怪哭罢，连呼“快哉，好男儿为国死，生为英，死为灵，党旧人中，如英士者无几！”并挽以诗曰：“吴绶卿、宋渔父，生与齐名，死与同归，壮志未酬，留取丹心照千古；大革命，真共和，创之维难，久之靡定，万方多难，空余热血到重泉。”

活跃于文学团体——南社

申怪既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

他的文学活动，始于1912年加入中国近代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等发起组织，以文学鼓吹革命，

旨在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申铨在“南社”活动期间，同中国近代著名文人一起从事文学创作，写了不少革命诗歌。他擅长于五言或七言律诗，基调慷慨悲壮，具有魏晋风骨。

在他那广博的诗作中，最有魅力者应首推那些讴歌民主革命的诗章。在赠给黄克强的《宝剑》诗中，他写道：“先斩穷凶大恐人，次歼渝约背盟邻，馀锋扑灭群妖物，投太平洋洗血尘”，表达了对清王朝和外来侵略者的满腔愤怒。他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立场，集中反映在为被袁世凯指使杀害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所写的许多悼诗挽词中。在《挽吴绶卿》一诗中，他写道：“山河克复先生莫恨，日月同光虽死为荣。”在《挽黄克强》一诗中写道：“继渔父英士血流黄歇，义烈千秋，泪洒难乾，旧雨凋零悲故我；同逸仙宋卿志在共和，名齐一世，功成不竟，中原寥落哭斯人。”在这些为民主革命先烈所写的挽词中，他指出：“大革命，真共和，创之维难”，表达了自己“壮志未酬，留取丹心照千古”的坚定信念。他为遇难诗友太一、徐血儿写的五言绝句两首，尤为慷慨悲壮：“寒风吹大野，落叶满长江，先烈遗芳史，余生痛国殇。”（《太一遗书感赋》）“君言唇齿痛，我哭蕙兰焚，落叶三茅阁，人琴俱不存。”（《悼故友血儿君》）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军阀政府。愤于这一国耻，他当即挥笔写了《元旦杂感——寄南社》一诗，并附一信寄给“南社”诸诗友：

东风猎猎浪相惊，

中夜沉沉梦未醒；

从古燕南多慷慨，

祇今沪上最文明。

秘密丧权哀后辙，
鼓吹无力惜时名；
痛哭不乾五年泪，
茫茫何处觅秦廷。

在诗中，诗人劝勉国人吸取朝鲜亡国之教训，切莫重蹈覆辙。他眼看中国国内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国际列强均在趁机扩大其在华利益，百感交集，心痛如刀割，于是挥笔写道：“爱憎无私意，向背惟公理，何为种族争，恐作渔人利。”尤其痛悉“燕市条约勒成，羊城军府道撤”，他抑制不住心头怒火，当即赋诗，痛斥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徐生忍说八年前，四首中原极可怜，朝暮寇兵谁敢格，西南壮士亦相煎；龙华春尽怀英士，狮子云空送逸仙，四万万斤胖大肉，倭人宰割若烹鲜。”

申铨的诗歌，颇多忧国忧民之作，主旨在于感叹民族命运的不蹇，仰慕为国捐躯之先烈，满怀振兴民族的理想。这类诗作，有《哈尔滨即事》、《旅顺就义》、《义菴之十一寿诗》及《奉悼诗五首》等。

申铨参加“南社”诗人雅集，前后共有四次，每次都发表些惊人诗作，勉励诗友共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贯彻始终。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南社”内部逐渐分化，多数投靠北洋军阀和反动政治派系，于是他便决然退出这个组织。

申铨的遗著，有诗集《儿目泪》和长篇政论文《痛言》两种。

《儿目泪》收有其来华后写作的汉文旧诗一百四十余首。这些诗作大都思想敏锐，感情炽烈，发出了时代的强音。

《痛言》(又名《韩国魂》)写于1920年10月上海《震坛周刊》上。这部论著思想博大，观察犀利，文字豪迈，气势磅礴。在此文中，作者对中国文字语言的应用，可谓出神入化。书中多沉痛之

语，哀婉之词，句句缠绵，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谈。在文章开头，他用充满激情的文学语言简要说明了他的写作动机：“白山瑟瑟，天地为愁。碧波洗洗，龟龙起舞。长夜不旦，风雨晦冥。五千年之故国，夷为郡县。三千万之庶民，降为舆台。……呜呼！吾同胞！今兹既为亡国之民，同受奴隶牛马之辱；形势迫于外，而饥寒切于身；回思未亡国以前，忍能怵怵，无所动于衷乎？……呜呼！韩亡而尚有子房之锤，郢破而尚有包胥之泪。《痛言》之作，此物此志矣。我作《痛言》，我心中蕴有无限之痛苦，不知从何处说起。我就我之感想而书之，亦不知是血是泪，愿我同胞读者，人人将所感受之痛苦，永久藏在诸心中。”可见该书的主旨在于弘扬朝鲜民族的优秀传统，恢复民族的自尊和自信，鼓励白衣同胞团结一致，奋发图强，驱逐倭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团结人民，反对列强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他尚未能指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毋庸置疑，《痛言》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教育与布教活动

申铨是非常热爱青年的。他在中国的十多年中，除为革命运动奔走外，犹竭其精力培植青年。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不少爱国青年仰慕他的名望，不惜从朝鲜远度重洋，自动来沪投效。为此申铨特开办博达学院，予以收容、训练和教育，作为他们进入中国大中学校或留学欧美的准备。博达学院聘请朴殷植、申采浩、洪命熹、农竹、毛大卫等当时的知名学者当教授。学院前后毕业三期，学生不下百余人。他根据学生志愿，将他们分别送入中国各大学。为了培养反日军事人

才，他还特别提倡军事教育，积极联络国民革命军的诸将领，将朝鲜族的一批热血青年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天津军需学校、湖北讲武堂、广东讲武堂、云南军官学校、杭州体育学校等。前后培养出来的学生达百余人。

申铨对青年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青年来了，他筹办食宿。青年去了，他筹办旅费。青年要留学了，他筹办出洋护照，办理出国手续。青年上学，他筹办学费，并亲自把他们送入学校，看他们交了费，买好书，一切安排停当，这才放心。青年遇到挫折，失望了，灰心了，他便鼓励他们，开导他们，把他们从悲观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以一片赤忱对待青年，痛感革命运动非青年不可，民族的复兴亦非青年不可。于是发出誓言，决计为民族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播下民族革命的种子。出于这样的目标，他对培养人才的规格提出严格要求。有一次，他选派四名朝鲜青年入云南讲武堂，临别前他对青年们语重心长地说：“为了求学，你即使在操场的杠子上摔死，在讲堂上得脑充血昏死，都没有什么。主要的，你必须做一个人！你必须为三千万亡国奴争一口气。你个人的光荣，就是这三千万人的光荣！”

申铨对青年寄予无限希望，青年对他也非常崇拜。一位叫做戴朝运的汉族青年，为申铨的人格和学问所感化，便主动追随他的左右，待之如父。当时申铨避居上海法租界，日人常化装来访，欲以绑票方式弄走他，但每次都由戴朝运勇敢地挺身掩护，才未遭毒手。

申铨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宗教家。来华之前，他曾受大倣教宗师罗弘岩之洗礼，崇信大倣教甚笃。大倣教是朝鲜固有的民族宗教，与其说是宗教，莫如说是对祖先檀君的崇拜。申铨认为，朝鲜民族之复兴“必在倣教之发展”，借宗教之掩护以从事革命，也不失为良策。于是，他到上海后，首仰大倣教，每周必与